

侍從蔣公見聞錄（續完）

吳玉良

抗日禦侮戎馬倥傯

民國二十一年的初冬，倭寇犯我長城一帶，我軍奮起抗戰，華北情勢頗形緊張。革命領袖故總統 蔣公戎馬倥傯，奔走南北，曾一度蒞臨石門市，召見太原綏靖公署閻錫山（百川）主任。筆者所率領的軍委會特務團第八連奉命先期北上，佈置場地，部署警衛，以石家庄鐵路段辦公室作為臨時會場，會後，領袖飛返南京，本連則駐留待命，該處環境幽靜，老樹密茂，頗有亭園之勝。我們在那裡枕戈待旦，勤加訓練，謹慎戒備，勇敢地迎接新的任務之來臨。

這時倒戈將軍馮玉祥（煥章）在張家口大唱其抗日救國的高調，組織所謂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」，以吉鴻昌部為主力，另有其舊部方振武、鮑剛、張人傑等在邯鄲一帶，招致一批無聊政客，失意軍人，搞些舊槍爛砲，招兵買馬，口口聲聲的要假道北上，響應馮玉祥抗日，實際上口是心非另有其圖。就因為這樣，一時謠言騰起，形勢十分緊張。筆者所率領的第八連單獨駐守在這裡，自然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，彼輩對我部早就欲得而甘心，祇因全連弟兄精誠團結，士氣高昂，加之武器裝備都比較現代化，而戰鬥訓練也有特殊的戰法，故而這些歹徒未敢有所舉動。但是一批批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，終日更番地在營房附近蹣跚徘徊，顯然是在選擇最佳的機會圖謀異動。該處是陸軍第七十二師的防地，駐有師司令部及完整的步兵一旅。師長李生達中將，出身保定軍校，是閻錫山旗下一員大將，我已經與他建

立起良好的友誼，相信他是不會出賣我的；旅長夏樹華、團長呂瑞英更與我坦誠相見，往來頗密，因而有深厚的默契，假使一旦有事，他們必定會全力掩護我們，所以我連雖然處於虎口邊緣，安全却是沒有問題的。不久，馮玉祥舊部一些不法之徒，居然派人來向李師長說項，口裡嚷着抗日救國，實際上是另有不良企圖的。李師長一時惑於該等如簧之舌，且又認為他們揹着抗日的大題目，有所憂慮，似乎要敷衍的模樣，我見事態嚴重，多方設法運用，得愛國女志士金婉如的助力，請出權威人士，說服李師長生達，請他當機立斷，下令峻拒方振武等的要求，以免養癰貽患。蒙李師長慨允照辦，使這批別有用心之歹徒紛紛作鳥獸散，社會恢復了正常，滄保平原一帶，纔免於遭受這批匪徒的蹂躪。

再過了一個短時期，本連奉令開赴廬山，擔任訓練團的警衛。於是整隊南返，在行動中有許多不尋常的事故出現，如沿途會匪，大刀紅槍子會，游雜部隊等，都來想窺奪我們的槍械，終於仗着 委員長的德威，無人敢來侵犯，所以一路暢行無阻，平安地歸來。

開抵廬山走向戰場

二十二年初夏，我率全連弟兄到達廬山，稍事部署後，才知道警衛團長易人，王世和將軍因病辭去本兼各職，息隱養病，因而人事上大有異動。這時剿匪的軍事，已進入高潮，國軍正在大力圍剿赤匪。我想把 領袖平日昭示我們的作戰要領，剿匪方法，帶到前方去，貫注到第一線，

殺賊立功，比較久處後方，貢獻多些。乃蒙行營第一廳賀廳長元靖（國光）之栽培，與柏師長天民商妥，派我為第五十二師營長，可惜當時部隊調動頻繁，行軍迅捷，趕不上隊伍，乃改調為粵贛湘鄂閩剿匪軍北路前敵總指揮部作戰參謀，追隨蔣銘三（鼎文）總指揮，進駐新淦，指揮三個路司令，五、六個軍，運籌帷幄，節節進剿，殲滅殺人放火的萬惡共匪，使國家早日平靖，人民早日安居樂業，這是我一瓣心香朝夕所祝禱的。我除了這一段侍從 蔣公的際遇外，以後雖然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轉戰大江南北，但自己不夠努力，無以報 領袖培植之恩，汗顏無地，負疚實深！而今 領袖中道崩殂，離開了我們，這不僅是我們國家的損失，實是全世界、全人類的損失。我們沒有別的辦法，祇有化悲痛為力量，遵照總統 蔣公他老人家的遺囑：「……絕不可因余之不起，而懷憂喪志！」我們應當「一致精誠團結，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……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，以復興為共同之目標。」是的，我們要矢志「實踐三民主義，光復大陸國土，復興民族文化，堅守民主陣容，」我們必須以 蔣公這四項偉大的召示，為我們奮鬥的目標，勇猛精進，恪遵 蔣公遺囑：「堅此百忍，奮勵自強，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，絕不中止。矢勤矢勇，毋怠毋忽。」我們現在虔誠地遵奉他老人家的遺囑，在政府領導之下，實行再北伐，再統一，剷除萬惡共匪，拯救大陸水深火熱的同胞，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，以告慰我偉大的故總統 蔣公在天之靈。